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
## 第四回 眾道徒設法移師 說方便尊者開度

話說長爪梵志在岐岐路村內，教授各家少年道法。那願學道希仙的，苦於金丹難煉；那願學參禪的，苦於佛法甚深；那習燒鉛煉汞的，難於火候；那要彩陰補陽的，沒處尋偶；那要學築基，又難煉己；那要學喚雨，不會呼風。只有幾個演習幻術的，他倒精通。俱是那少年心性，好怪務奇，故此學成了幾般法術，能指出成路，畫路成河，呼邪遣怪，撒豆成兵。遇景生情，真個玄妙。一日，梵志見道童長成，眾少年習熟，但冗冗雜雜，不是個出家修行規矩，乃設一計，向眾徒說道：「吾門原要清淨，吾道原欲正修，汝等隨吾多精幻法，終是未得成佛作祖。我意欲試汝內中一二人，誰有些智量，能繼吾道，便傳授要訣，隨吾方外一遊，歸來了道。」眾徒答道：「弟子等蒙師教授道法，得入門牆，俱要隨侍，誰肯異心撇眾，獨受要訣？」梵志道：「不然。出家修行，也不是多人，曉行夜聚，覺來不便。」只見道童開口問道：「師父以何法試我弟子等？」梵志道：「汝等分作左右兩班，吾試汝一計。比如吾坐在這屋內堂中，誰能移我出大門之外。如能者，班居左；不能者，班居右。」眾少年想了一想，居左班者四五人。梵志道：「居右班者是不能移的，自是沒智量，難承受吾傳授，一個也隨帶不去。你這左班，是有智量，必能移的，我且坐這堂中，你哪個能移我出大門之外？」只見左班一個徒弟道：「小徒能移。」梵志道：「你移我。」這徒把手一揮，只見屋內猛虎跳出，張牙舞爪，直奔梵志。梵志身也不動，把手也一揮，那虎弭耳攢蹄伏地，一時出去。梵志笑道：「移我不動。」只見班中又一徒弟道：「小徒能移。」把手一招，屋內火光裂燄，直飛出來，望梵志身來燒著。梵志眼也不覷，把手一招，那火如遇天河水一般滅了。梵志大笑道：「移我不動。」班中又一徒弟道：「看小徒移師。」口中叫一聲：「金甲力士何在？」只見半空裡飛下一個金甲大漢，把梵志將要扯出屋外。卻不防梵志也叫一聲：「黃巾力士何在？」頃刻就是一位黃巾力士飛下救護。各各散去。梵志又叫：「移我不動。」班內卻又一徒弟道：「看小徒移師。」他口中唸唸有詞，只見左屋高山壓頂，右屋大水傾潮。眾徒見了俱慌，梵志越發大笑，也口中唸唸有詞。頃刻大水倒流，高山平塌。口中只叫：「移不動我。」卻只剩下道童在班中。梵志道：「你也沒有智量移我。」道童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小徒怎敢把屋內師父逐移出大門之外，自取不敬師長之罪。縱有法術，也都是師父平日所傳。只是萬一師父外來，不肯進屋，坐在門外，小徒們設法移師進屋內，這於情理不背。就是師父有通神法術，不肯進門，小徒卻道法玄妙，非師傳授的一用，不怕師父不往屋內飛走。」梵志聽了，笑道：「這小小徒弟，倒說得有理。」便走出大門，坐在地下，叫一聲：「道童徒弟，何智量移我，看你使甚神通？」道童笑道：「師父在屋內，小徒已移出門外，又有何甚神通法術屍當時笑倒了眾徒，喜壞了梵志。這眾少年方才問道童名姓來歷。道童乃說道：小童自幼入仙門，蓬島山中拜道真。

然雖日侍丹爐鼎，也有閒工習正文。  
餐霞服氣為靈藥，煉得虛無養谷神。  
大道未成火候嫩，仙師點化也曾聞。  
只為隨師赴法會，身騎白鶴駕彤云。  
白鶴未隨青鳥去，誤將蜃氣假為真。  
樓台樹木皆虛幻，畫閣雕樑盡蜃氛。  
也是小童災難著，貪他景致入他身。  
渾攪一場蜃性滅，我生蜃滅鶴飛溟。  
撇卻師真忘海島，詐言漁父是嚴親。  
惺惺庵裡為徒弟，棄卻前師拜後真。  
今師道比前師大，前不忘恩今更深。  
若還問我名和姓，本智名兒也姓孫。

眾人問道童名姓，梵志方才看著道童說道：「原來今日汝方說出真名真姓。那漁父笑和尚，俱是假說，卻乃蓬島玄隱道士徒弟，我知這玄隱，久修清淨，法宗正乙，丹道將成。若知你隨我外游，縱然他看破世法，物我無間，只恐他失你道童，或來追取。」道童道：「人之徒弟，即己之徒弟，推怨總是一般。且從彼從此，也在徒弟之樂從。縱我前師來追取，小徒不去，也由不得他。」梵志心喜，笑道：「縱來找尋，我自法。只是久住眾徒村屋，心卻不安。」意欲辭眾前行，乃把左班移師會法的，檢留兩個，其餘盡皆辭散。眾中也有苦苦要隨的，梵志只是推辭道：「此行我少不得回歸，後會有期。」眾徒只得依從。梵志同著道童，便將他名字，呼喚叫做孫本智。又收了這兩徒，便起名一個喚做本慧，一個喚做本定。師徒四人，離了岐岐路村裡，向東前進。正在路途，本慧與本定二人私議。本慧說：「法術勝如槍棒，智量高出法術。想這智量卻乃隨機應變，非可預設先籌的，總在這個心腸。」本定道：「正是。槍棒是人習學可能，法術是揣煉可得。這智量，是生來的靈變。」二人正議，只見半空裡一隻青鸞飛來。本定見了說道：「乘鸞駕鶴，本是仙家樂處，你我既隨了師父出家，又習了許多道法，便使個法兒，把這青鸞攔下來，跨著前行，有何不可。」本慧道：「青鸞跨它何難，只是師父在前，我一人跨著，到何處去？」本定道：「便跨在半空，隨著你們行走，可前可後。就是順風乘雲去遠，再展翅飛回，有何不可！」二人一面說，一面走，那鸞卻只在頭頂上飛來飛去。

本定忍不住，便作起法術，把手一招，要鸞飛下。哪知青鸞來意是要接取道童，他見了道童，本意要飛下，又見道童非昔日未冠之時，只見三個布巾道扮，故此遲疑。任那本定行法，只做不睬。本定心疑道：「曾聞師父在惺惺庵變化金銀誘哄村老，去後不驗。今日教授我們法術，怎麼出了村口，便就不靈？」正在心疑，恰好本智道童聽得，方才仰頭，看見青鸞故舊相逢，又想起白鶴雖是蜃迷妖邪，尚存在心。這一種念舊心腸一動，忽地便自地下飛騰鸞背；那青鸞見是舊日道童，展開六翮，直奔九天而去。驚得兩個道徒說道：「怎麼行法，也不如本智。」那梵志正行之際，只見本智乘鸞飛去，道：「呀，這是玄隱道士命鸞來取道童也。」事已到此，隨向樹枝摘得一葉，喝道：「變！」頃刻一隻青鸞，便叫本定騎上，向他吹了一口氣，只見青鸞也騰空，趕上道童。兩鸞相遇，真鸞兩眼看假鸞背上，分明是道童。自不能見，便疑錯了，他卻不歸海島，依舊飛回岐岐路。梵志卻在那村口地方坐等，只見道童回來，又恐是假的。正疑問，青鸞卸下真道童，一翅雙展，又騰空去。道童總是妖氣未除，心志不定，便也坐地，不問因由。少頃，假鸞飛回，本定復舊。好個梵志，肚裡明白。四人依舊前行。這真鸞不得真童，尚翱翔雲漢。這惱了梵志，把假鸞一指騰空。真假兩鸞雲端攪鬧一處，假鸞到把真鸞困倒。梵志再加添些幻法，把個真鸞纏縛在樹枝頭，道童也不知。梵志也不顧而去。此叫做：

青鸞再寄尋真信，尊者重施普度仁。

後人有歎世假事換真四句《西江月》：

堪歎世情詐偽，無情將假欺真。想來都是稱鉤心，叵耐人而無信。

話說尊者與元通離了惺惺庵前行，一日來到一個地方，遠望利落，密密雜雜。近前徑路，遼遼深深。越走越遠，越多越長，不見屋廬，但見森森樹木。師徒正走間，只見那林內長蛇擋著去路，及回頭，劍戟又阻著歸途。元通慌懼，向尊者說道：「弟子從未遠遊，怎麼外方有這樣奇怪去所？」尊者道：「世路險惡，人情變幻，你我出家人，任他罷了。」正說間，只見一個老叟在樹林槍刀之內，叫道：「長老，可是尋道童徒弟的？」元通答道：「僧家不是。就是找尋徒弟，必也是個沙彌。如何是道童？」老叟聽了，把蛇喝退，那劍戟仍舊是些樹木枝條。便問道：「你既是遊方僧人，怎麼不知路徑，入我這岐岐路來。」元通乃問：「老善人，這地方如何叫做岐岐路？」老叟答道：「二位師父，你且班荆席地，聽我說個長腳話。」他道：岐岐路，路多岐。比做人心最

險惡。方南北，忽東西，朝發秦韓暮楚齊。方寸也，有程期，何須又處復生枝。惡蛇當路皆虛幻，劍戟叢叢盡自迷。澹台不由曲逕道，墨子悲絲為路啼。勸世人，莫狐疑，大道遵行莫待遲。若問路頭何近大，聖人在上有唐虞。盡卻綱常倫理暇，回頭趨步念阿彌。

元通聽畢，便問老叟：「小僧方才想是走路腹饑眼花，見了這些惡蛇劍戟、叢雜當前，這一會得善人指引，便都消散。且問老叟明說，怎麼找尋道童？」老叟答道：「長老若是找尋道童，切莫前去；若是遊方化緣，坦行坦行。」元通道：「找尋道童，與化緣卻是何說？」老叟道：「這都是前日在我這村庵住的道者留下的幻法，要阻甚麼和尚。你若不是，前面林內煙炊人家，可去化齋。」元通回頭，那老叟化陣清風而去。尊者與元通歎說神異。只見前面果然林內茅屋數楹，煙火幾處。元通走近前來，只見三五個年少漢子，正在那裡講梵志師父法術高妙、道童智計神奇。尊者與元通上前化齋。這少年漢子便問道：「長老，化齋事小，你卻有甚法術？」尊者不答。元通乃答道：「小僧們出家，修行念佛，遇緣化齋，那裡有甚神通法術！」少年漢子笑道：「我這村間，若沒些道法，怎生化得齋供？日前有一位師父，帶著一個道童，甚有手段，方能化動。我這地方人眾，縱是有手段，只帶了村間兩個弟子去。我們正怪恨他拋棄。叵耐他去遠，不然也不甘心。」元通便問：「這師父有甚手段？」少年乃把他道法一一說出。說一處，誇一處，說到妙處，獨誇道童更奇。尊者笑道：「出家人為何事修行，原為了生死大事。若專在法術上誇揚，便錯了路頭也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深林大屋內走出一個白鬚老叟，向少年漢子說道：「我在屋內見這兩位師父行狀，聽他言詞，卻不是前日那半釋半道師父。」元通聽得，便問：「半釋半道，是怎說？」老叟道：「他說的彌陀，念的彌陀，行的卻是仙家奧妙。只就他收的門徒，打坐參禪的甚多，燒丹煉汞的不少，還有一等，移山倒海、呼風喚雨、神通妙術的盈門。更有一個小道童，智量頗遠。」元通答道：「小童兒智量若深，便失了渾樸。殊不知出家人全要存這渾渾樸樸。」老叟問道：「渾樸何事，老漢不知，望長老明教。」元通指著尊者答道：「我師化緣，有願普度，他明白渾樸，叟當拜問。」老叟依言，乃向尊者頂禮。尊者道：「老僧卻也不知渾樸是何說。我僧家只有老實修身，廣開個方便法門。」老叟與眾漢子答道：「就是這方便，我們卻也不知，望師父明白說罷。」尊者本欲不言行教，至此不得不言，乃合掌道個「善哉，善哉」，眾善信聽我道：

這方便兮這方便，渾渾樸樸惟一善。  
子當孝親臣要忠，兄弟怡怡夫婦勸。  
朋友交情不可欺，富貴休忘貧與賤。  
五倫理外有師尊，禮隆道重居無倦。  
處己待人一恕推，內無怨尤外無間。  
士農工商分各安，兢業常存勤與儉。  
常行好事勿為非，休犯王章存惡念。  
存惡念兮天地知，暗有神明國有憲。  
縱然逃得五刑加，怎欺轟轟雷與電？  
那時悔過事須遲，不如早把明心鑒。  
明心鑒兮鑒頗明，人何自把靈明玷。  
本是渾樸被貪嗔，癡愚蔽了這方便。

尊者說罷，眾人個個點首稱贊道：「日前道者只講些幻法，徒念些經文。若是菩薩下降，必定也來聽講這段方便的因果。」後有誇揚尊者方便開門、指人迷津一律。

詩曰：

方便何如東度經，指人迷境智光惺。  
靈山功德非他與，鷲嶺慈航只此靈。  
智者能循歸大道，凡人覺悟可長齡。  
高明莫厭書言誕，惟願相看兩日清。